

中華學藝社
學藝叢刊
(12)

唯物史觀研究

中華學藝社編輯

Aus Wissen und Wissenschaft.
**Über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學藝叢刊
 唯物史觀研究一冊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輯 者	上 海 靜 安 寺 路 三 二 〇	中 華 學 藝 社
發 行 者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蘭縣安慶蕪湖南昌九江
 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廣州湖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目次

- ✓ 經濟學批評序中之唯物史觀公式……………何崧齡
- ✓ 唯物史觀公式中之一句……………何崧齡
- ✓ 唯物史觀中所謂『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意義……………何崧齡
-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陳昭彥
- 馬克斯之資本複生產論……………薩孟武
- 亞丹斯密與馬克斯之關係……………資耀華
- ✓ 馬克斯和近時的批評家……………李希賢

經濟學批評序中之唯物史觀公式

(譯河上肇著唯物史觀研究上篇第一章)

何崧齡

(1) 唯物史觀公式全文

(2) 唯物史觀公式之解釋

馬克斯，因為批評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計畫一部大著述；他的經濟學批評（註1）一書，本意作為這大著述的第一卷，在一八五九年（民國前五十二年）出版的。——後來他對於此書，自己覺得不大滿意，重新做過，又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在這經濟學批評裏面，有一篇一八五九年一月的序，先敘他所以研究

(註1)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經濟學批評序中之唯物史觀公式

經濟學的經過，次敘他研究所得的一般結論，這個結論，即他自己以爲一旦得到後，遂爲他的後來研究的指南針的，亦即我們現在作爲研究题目的唯物史觀。

他所以研究經濟學的經過，據他自己所述，如下：

『我在這裏，把我從前寫過了一般序說（註2）……省去。但把說明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徑路的地方，採錄多少在這裏，想未必沒有用處。

『我的專門研究，雖是法學，但我只把他和哲學及史學連帶着，作爲次位的學問去學習他。然而到了一八四二年至四三年中間，因爲我做了萊因新報的記者，關於所謂物質的利益，（註3）不能不和人辯論的時候，我才感着困難了。萊因議會，關於盜採森林問題和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問題的討論，當時萊因

（註2）這是馬克斯死後，在他遺稿中所發見的，登在1903年的 *Neue Zeit* 上面，現採錄在 *Kaushy* 所編纂的經濟學批評卷頭。

（註3）約略經濟問題的意思。

州大總統謝伯爾氏，關於摩塞耳的農民狀態，向着萊因新報所提出的正式辯論，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及關稅的議論，這一類的事件，做了我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機。同時在另一方面，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帶些哲學色彩的反應，也傳到萊因新報來了，我對於這樣粗笨的手藝品，倡言反對。但是到了和奧格斯堡時報（*Allgemeine Augsburger Zeitung*）辯論時，我就顯然覺得我一向的研究，對於法國這種思潮的內容，要加以何等批評，還是不夠得很。因此萊因新報的發行者，正在妄想把筆鋒緩和些，或者能够免得死刑宣告的時候，我無寧很願意的，就趁着這個機會，從公開的舞台，退向書房裏去了。（註4）

（註4）馬克斯在大學卒業後，不久便做了萊因新報的記者，他的才幹便見知於人，不多時便做了這報紙的主筆（這是一八四二年二月的事）。然而不久他的議論，便觸着政府的忌諱，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此報四月一日以後，禁止發行」的命令下來了。股東們大驚，開會商量的結果，把更換主筆做條件，請政府取消禁止發行的命令，但是終於無效。於是馬克斯於三月退社，報紙於三月二十三日發行終刊號。

『我爲要解決我的難題，所計畫的最初的勞作，就是對於黑格兒法律哲學之批評的研究。這勞作的序，見於一八四四年巴黎發行的德法年誌（註5）上面。我由自己的研究，達到一個結論，就是法律關係和國家形態，不是由他們本身，能夠理解的；亦不是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所能夠說明的。他的根據，無寧是在於物質的生活關係（註6）上面。這些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就是黑格兒氏學着第十八世紀英法的例，把他包括在市民社會（註7）一個名稱底下的，而且這市民社會的解剖研究，應當從經濟學上去求他。後者（指經濟

（註5）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論文題目爲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載于 Mehring 氏所編纂的 Nachlass von Karl Marx, Bd.

I. S. 384 以下。

（註6）Materielle Lebensverhältnisse.

（註7）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學的研究，我在巴黎着手，因為基佐氏下了追放命令，（註8）我就移到不律悉去住，更在那裏繼續下去。這樣，我研究所得的結論，可以簡單的表示如次：

所謂馬克斯的很有名的唯物史觀公式，接着前面一段冒頭，表示如下。下面的文句，是和前面所揭的冒頭，連接一氣，中間並無間斷。（以下引用的一節，我從

註（8）馬克斯退出萊因新報社後，因為研究學問上的便利起見，移居巴黎，德法年誌是他到巴黎的次年，即一八四四年，由他的朋友所發起的。德法年誌才發刊便即停刊，跟着又創刊了前進（Vorwärts）雜誌。這是把當時住在法國抱有自由思想的德國人，做他的讀者。海禮氏和巴枯寧氏等都是這雜誌的重要執筆者，馬克斯也是投稿家中的一個，極力攻擊普魯士政府。自從揭載馬克斯的論文以後，這雜誌的名聲，一天好過一天，發刊部數，也陡然增加起來；這大為普魯士政府所不喜，遂向法國政府，提出關於任聽這樣雜誌在法國發行的抗議。當時法國總理大臣基佐氏，答應了普魯士政府的要求，禁止這雜誌發行，而且把和這雜誌有關係的人們，一概逐出國外——這是一八四五年一月的事。由是馬克斯由巴黎移居白耳義的不律悉，前後三年，住在那裏。

前翻譯過好幾次，但此次又改譯一過，特用意於保存原文的形式。中間三四個地方，有另起一行的，係爲便於讀者的理解而設，原文是前後相連的。（註9）

『人類，在他們生活之社會的生產（註10）上，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的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就是加入於生產關係裏面，（註11）這生

（註9）登在經濟論叢第八卷第一號（大正八年一月）拙稿內的譯文，唯其對於原文，不很忠實，作爲日文讀，似乎反易於理解。

（註10）人類『生活之社會的生產』這句話，是人類將他們生活上所必要的物資，由社會的去生產他的意思。由社會的去生產他這一句話，是由孤立的生產他的反對。就是人類相互結成社會的關係，從事於物資的生產的意思。

（註11）人類『在他們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的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云云，是我們人類，當由社會的去生產我們生活上所必要的物資的時候，我們不但爲着生產，結合一種的社會關係，而且這一種的社會關係，是不管我們的意志如何，案着社會生產力的發達的程度，而必然的生成的一種一定的關係的意思。例如

產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經濟的構造，是法制上、政治上的上部建築物所藉以存立的真實的基礎，而且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註12）也是和這基礎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一般爲限制社會上、政治上及精神上的生

在現在這樣機械發達的時代，我們要想照從前那樣，維持自給自足的經濟，是萬辦不到的事了。不管我們情願不情願，勢不能不靠着分業和交換，維持現在的社會關係了。現在生在都會當中的人，縱然想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那是辦不到的。若使他是一個無產者，他就不能不把他的勞働賣給資本家，靠着這個，得了一定的工錢，然後再使用這樣得來的貨幣，去換他所必需的衣食住。這就是不管他情願不情願，不能不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的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了。

（註12）『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句話，是指通行於社會上的，關於思想上、精神上的各種主義思潮——就是指一切關於人類意識的狀態。

活過程的條件。(註13)並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註14)（便宜上，把這一段叫做公式第一節。）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註15)發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便和當時的生產關係相衝突，用法律上的術語說起來，就是和所有關係相衝突；然而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從前卻在這所有關係裏面活動發展過來的。這些所有關係，算是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了。從此遂進於社會革命(註16)的時

(註13) 參照『唯物史觀公式中之一句』章。

(註14) 『並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這句話，是吾人的生活狀態，不是由於吾人的思想如何而定的意思。『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這句話，是吾人的思想感情，由於社會的生活狀態如何而定的意思。

(註15)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這句話，是社會上的富的生產力的意思。

(註16) 馬克斯所謂『社會革命』，是指社會組織的變化，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即其一例。所謂革命，不外根本的變化的意思，不定是指急劇的變化；看他有『或是慢慢的，或是急劇

代。經濟的基礎，（註17）一經變動，那龐大的上部建築物的全部，或是慢慢的，或是急劇的，也就跟着變革了。（公式第二節）

『當觀察這樣變革的時候，我們常要把這兩件事，區別清楚：一是起於經濟的生產條件上的物質的變革，——這是能夠把自然科學來切實論證的；一是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簡單說句，就是觀念上諸形態，——這是人類在他的裏面，意識這種衝突，而且想除去這種衝突的。我們對於這樣的變革時代，不能從這時代的意識，去判斷他，——這就像我們要判斷一個人，決不能照着那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去判斷他一樣。（註18）反之，這時代的』一語，可以知道他的意思。

（註17）『經濟的基礎』一語，原版作 *Ökonomische Grundsätze*。考茨基氏的訂正版，作 *Ökonomische Grundlage*。這裏是照訂正版翻譯的。（參照公式原文腳註）

（註18）『我們要判斷一個人，決不能照着那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去判斷他』云云，是說：

意識，倒是要從那物質生活上的矛盾，——就是要從當時存在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衝突，去說明他的。（公式第三節）

『一個社會組織，當一切生產力，在他裏面尚有可以發展的餘地以前，是決不會顛覆的；又新的比較高級的生產關係，當其本身上的物質的存立條件，在舊社會胎裏，尚未成熟以前，也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所提出的問題，常限於他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何以故呢？因為進一步觀察，便會曉得：問題本身，要等到解決這個問題所必需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了，——或至少也正在於生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公式第四節）』

『從大體說起來，我們可以把亞細亞的古代（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及近世有產者的各生產方法，看做經濟的社會組織的進步的階段。而這有產者的生

譬如我自己，自以為是個好人；但是在事實上，我究竟是個好人，或是個壞人，決不能把我自己所想的作為決定的標準。

產關係，在社會的生產方法裏面，算是最後取敵對形式的。這裏所謂敵對，並非個人的敵對的意思，（註19）然而在有產者的社會胎裏所發展的生產力，同時成爲解決這種敵對上所必需的物質的條件。所以人類社會的前史，（註20）算是把這種的社會組織，做他的終結。（公式第五節。）

茲將唯物史觀公式原文，照錄如下：

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bens gehen die Menschen bestimmte, notwendige, von ihrem Willen unabhängige Verhältnisse ei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ie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lungsstufe ihrer materi-

（註19）『並非個人的敵對的意思』這句話，是說：不是由於個人的理由，去敵視別人，乃由於社會組織上的關係，被攔在敵對關係上面。

（註20）『人類社會的前史』這句話，是人類的真正的歷史，從此發端，以前的事，不過是他的序幕的意思。

len Produktivkräfte entsprechen. Die Gesamtheit dies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bildet die ökonomische Struktur der Gesellschaft, die reale Basis, worauf sich 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Überbau erhebt, und welcher 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 entsprechen.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den sozialen, politischen und geistigen Lebensprozess überhaupt. Es ist nicht das Bewuss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sstsein bestimmt. Auf einer gewissen Stufe ihrer Entwicklung geraten die materiellen Produktivkräfte der Gesellschaft in Widerspruch mit den vorhanden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oder was nur ein juristischer Ausdruck dafür ist, mit d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innerhalb deren sie sich bisher bewegt hatten. Aus Entwicklungsformen der Produktivkräfte schlagen diese Verhältnisse in Fesseln derselben um. Es tritt dann eine Epoche

sozialer Revolution ein. Mit der Veränderung der ökonomischen Grundlage(註21) wälzt sich der ganze ungeheure Überbau langsamer oder rascher um. In der Betrachtung solcher Umwälzungen muss man stets unterscheiden zwischen der materiellen 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nn zu konstatierenden Umwälzung in den ökonomischen Produktionsbedingungen und den juristischen, politischen, religiösen, künstlerischen oder philosophischen, kurz ideologischen Formen worin sich die Menschen dieses Konflikts bewusst werden und ihn aufheben. So wenig man das, was ein Individuum ist, nach dem beurteilt, was es sich selbst dünkt, ebenso wenig kann man eine solche Umwälzungsepoche aus ihrem Bewusstsein beurteilen, sondern muss vielmehr dies Bewusstsein aus den

(註21) 原版作 Grundsatze 田中 漢馬舍爾 氏 (Das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1909, S. 217) 對於此語附以特別意義今從 Kautsky 氏校訂本作 Grundlage

Widersprüchen des materiellen Lebens, aus dem vorhandenen Konflikt zwischen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erklären. Ein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geht nie unter, bevor alle Produktivkräfte entwickelt sind, für die sie weit genug ist, und neue höher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treten nie an die Stelle, bevor die materiellen Existenzbedingungen derselben im Schoss der alten Gesellschaft selbst ausgebrütet worden sind. Daher stellt sich die Menschheit immer nur Aufgaben, die sie lösen kann, denn genauer betrachtet, wird sich stets finden, dass die Aufgabe selbst nur entspringt, wo die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ihrer Lösung schon vorhanden oder wenigstens im Prozess ihres Werdens begriffen sind. In grossen Umrisen kö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sind die letzte antagonis-